

日本文化における時間と空間



阅读日本
书系

日本文化中的 时间与空间

加藤周一\著 彭曦\译

学院图书馆

1.32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南京大学出版社



阅读日本
书系

G131.32

10

日本文化中的 时间与空间

加藤周一\著 彭曦\译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 / (日)加藤周一著;彭
曦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305 - 07264 - 2

I. ①日… II. ①加…②彭… III. ①文化—研究—
日本 IV. ①G13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0517 号

NIHON BUNKA NI OKERU JIKAN TO KUKAN

by Shuichi Kato

© 2007 by Midori Yajim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2007.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0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Nan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0-238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阅读日本书系

书名 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

作者 加藤周一

译者 彭曦

责任编辑 田小粟 施敏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20 印张 8 字数 143 千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7264 - 2

定价 24.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阅读日本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单

委员长：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委 员：

潘振平 三联书店(北京)副总编辑

路英勇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张凤珠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 刚 新星出版社社长

章少红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

金鑫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事务局组成人员：

杨 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 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艳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祝得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日本书系选考委员会名单

姓名	单位	专业
高原 明生(委员长)	东京大学 教授	日中关系
荻部 直 (委员)	东京大学 教授	政治思想史
小西 砂千夫(委员)	关西学院大学 教授	财政学
上田 信 (委员)	立教大学 教授	环境史
田南 立也(委员)	日本财团 常务理事	国际交流、情报信息
王 中忱 (委员)	清华大学 教授	日本文化、思潮
白 智立 (委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行政学
周 以量 (委员)	首都师范大学 副教授	比较文化论
于 铁军 (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国际政治、外交
田 雁 (委员)	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员	日本文化

序 言

生活在“现在=此处”

在日语中,有“将往事付诸流水”这样的说法。那是说:应该早一点忘记已经过去的纠纷,不要老是纠缠过去的事情,那样有利于个人、集团现在的活动。但是,那在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个人以及集团都没有必要对过去的行为负责。当然,这是程度上的问题,不论在何种文化中,追溯到过去追究责任的做法是有限度的。例如,刑法有时效,这种情况并非只存在于日本。不过,可以说在日本社会,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为了顺利地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拘泥于过去;与其在法庭上解决纠纷,不如将过去付诸流水以实现和解。那样做有时更省事、更实际。但是,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如人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德国社会没有将奥斯威辛集中营付诸流水,而日本社会则试图将“南京大屠杀”付诸流水。其结果是,德国和法国恢复了信赖关系,而日中两国国民却没有建构起信赖关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未来,则有“哪知道明天会刮什么风”的说法。那恐怕有双重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说:因为未来的状况不可预测,所以与其为未来的事情操心,不如关注现在的状况;另一层含义是说:因为不知道风向会怎样变化,所以到时候根据情况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那里强调的是现在以及应对状态的适应能力,进而大概还包括

超越状况变化的原理或者说不存在价值这样的含义。例如,这一点在阪神大地震时体现得非常充分。一方面人们对于未来的大地震没有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市民在大地震发生后冷静、迅速地采取了应对措施。战后日本所关注的是在现在所处的框架内开展活动,而不是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急速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例如占领、美中接近、石油价格上涨等都是由外力所引起的,因为完全没有预料到,所以对日本人来说那是一种“冲击”。但日本人对于“冲击”的反应常常敏捷且高效。不论对谁而言,对哪个国家而言,将来的事情都很难预料。因此,长期计划失败的情况不在少数。但是,长期计划的失败和没有长期计划是不一样的。

在日本社会,在各种层面上都存在将过去付诸流水、将未来托付给一时、只看重眼前这种倾向。不是在过去与未来目标之间来定义现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它独立于历史与目标,而由它自身决定。

事情在当事人的生活空间即特定集团内部发生。在日本,典型的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家族以及村落共同体。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集团的界限都很明确,对于集团成员同胞(insider)的态度和对待外人(outsider)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也就是“福在内,鬼在外”。无论谁都希望“福在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鬼在外”,因为外人不一定是鬼。例如,一般来说市民社会对于家人、村落、企业的小集团来说是“外人”,但那立足于“外人”不是鬼这一前提。

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恐怕是“鬼在外”这种想法的背景。因为集团是日常生活的空间,所以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大概意味着对于当事人来说,他的生活场所即“此处”就是他的世界。鬼居住在世界之外(灵界)。换言之,集团外部不是被理解为内部的延伸,而是被理解为与内部性质不同、由另外的价值体系所支配的空间。人们所关注的是集团内部即“此处”,很少涉及外界。例如,以

“孟兰盆”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关注的恐怕不是身处他界的祖先的灵魂，而是每年回到“此处”的灵魂。

当然，这种特征实际上是许多传统社会所共通的，并不是日本的家族以及村落特有的意识、习惯。日本社会的特殊之处在于：即便传统的家族以及村落因为高度工业化而瓦解之后，在那里形成的意识以及（部分）习惯依然被不同层次的集团以及组织所继承，原原本本地延续下来了。那一点在对所属集团——“此处”的强调方面突出体现了出来。公司就是一种典型，当公司规模较大的时候，其内部又会有小集团。在小集团的内部，顺应大势主义（conformism）的压力很大，顺应大势使人们难以与外部世界的人进行接触。

这样一来，让人觉得在日本人们生活着“现在＝此处”。那背后存在一种世界观，它在时间方面被概括为“现在”，在空间方面被概括为“此处”。世界观因为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态度及其印象、概念并不是超越文化差异的普遍事物，而是具有不同文化的固有类型。在例如犹太教、基督教世界中的历史时间概念与日本的传统思考方式截然不同，对文化进行比较有利于阐明日本的情况。本书第一部、第二部将分别对时间、空间进行详细论述。不过，在那之前首先让我们说明一下比较的概念框架。

概念 的 框架

一般来说，在把两件事情作为两件事情来识别时，两者之间必须存在距离。距离有时候是时间性的，有时是空间性的，有时是时空性的，有时两者都不是（零距离）。

不出村落的村民在同一空间中会感受到时间的距离。两件事情在时间上有先后，那会作为村落历史上的事件被人们认识（diachronique）。

村民在与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异人接触时，在同一时

间会感受到空间的距离,了解异文化(synchrone)。)

旅行者可以同时感受到时间以及空间的距离。奥德赛曾在海上听人鱼歌唱,之后回到故乡与妻子珀涅罗珀团圆。他听人鱼歌唱和与珀涅罗珀团圆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所发生的事情。两件事之间存在时间以及空间上的距离,这也是旅行的条件。身处海上的奥德赛不可能知道故乡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他回到故乡以后,听人们讲述情况,自己收集材料,对过去发生的事情重新进行整理——那是具有强烈意识的操作,在与过去的关系上,他理解了自己的王宫被贵族们所占据这一事实的意义。

旅行有时是集体进行的。《出埃及记》中的犹太人总是使旅行的起点(埃及)与终点(以色列)形成关联来思考在移动过程中、在特定时刻和特定场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的意义。

如果既不存在时间的,也不存在空间的距离的话,那么事情就不会是两件,而成了一件。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不会发生两件事情。“现在=此处”的世界是同胞间的日常体验,在那里自己与他人的距离非常小。

人们能体验到时间的持续和方向,也能对持续的长度进行比较。“春宵一刻”、“人生短暂”就表达了这样的感觉。另外,还可以通过观察周期性现象来测量时间,例如脉搏是一种周期性身体现象,身体外部的自然现象则有昼夜的交替和月亮的盈亏以及钟摆的运动。现象的周期性越准确,测得也就越准确。众所周知,对时间的准确测定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不过我们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此主要探讨日常的时间、历史的时间(意识)。

时间的方向性体现为事情的前后关系,如果投影在空间的话,大概体现为具有方向的直线。特别是关于历史时间,有四种类型的时间直线:(1) 两端封闭的线段与有始有终的有限的时间对应;(2) 一端封闭,另一端朝前进方向无限延伸的直线对应于有始无终的历史;(3) 相反,

无限的直线封闭在一点，那与无始有终的历史对应；(4)朝两个方向无限延伸的直线则是无始无终的历史。无始无终的时间也可以用像时钟那样朝一定方向无限循环的圆周来表示。循环的时间与直线的时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绕完一周之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也就是“永劫回归”。就日常生活而言，在四季分明的地区——日本列岛就是如此——的农业社会，四季循环是时间流逝的主要原型。“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就是一个典型。如果将这种时间观反映到历史过程中的话，就是“骄者必败”。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的枯荣盛衰就像季节循环一样反复(循环史观)。

空间主要作为长度(一维)以及广度(二维以及三维)被人们所感知。测量空间的长度一般比测量时间的长度要容易一些。在测量空间时没有必要去发现周期现象，只要按单位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就行了，例如跨出一步时的距离。如果想再准确一点的话，可以用接近直线的木棒或金属棒两端之间的距离作为单位。另外还可以考虑到影响棒之长度的温度以及其他外部因素以进行调整。将棒即尺对准要测量的对象，就能知道其大致长度。但是，在此我们不对测量物理距离以及长度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对由文化所规定的空间表象进行比较探讨时，生活空间(例如从村落到国家)的界限是一个重要概念。当界限在物理上以及心理上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内部空间(其文化及社会)与外部空间性质不同，同胞间(insider)与外人(outsider)的差异明显，很少发生外人越过界限成为内部共同体成员的事情。在界限不明确、不封闭的情况下，内外空间的异质性不显眼，同胞与外人之间的交流比较容易进行，成员的流动性大。简而言之，有的界限封闭有的界限开放。

界限的内部空间不论在物理上还是在社会上都被结构化。结构化主要沿着纵轴进行，有时也沿着横轴进行，

当然也有纵横结构化复杂交错的情形。关于都市空间、建筑空间的构造,其左右对称性(symmetry)和非对称性(asymmetry)非常重要。对称性与人们所处的整个空间相关,而与部分的性质无关。因此,对称性构造和非对称性构造的差异也显示了在其背景中存在设计者对于整体和部分关系的态度差异。

界限的外部空间未必是一样的。从内部来看,外部有远有近。近处的外部即近旁的邻村。那里有与我们村落相同的社会构造、价值以及信仰体系,使用同样的语言。因为近旁的空间是内部空间的延长,所以我们能充分理解。遥远的外部在所有方面都与内部性质不同,从一开始就无法充分理解。因此同村人对于邻村人的态度与对来自遥远外部的访问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在分析日本社会的空间作用时,外部的远近这一概念十分重要。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本书的构成

本书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对时间,第二部分对空间,第三部分对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内容涉及日本文化方面有关时空的若干重要课题。前两个部分又各分为三章。

第一、第二部分的第一章通过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在古代神话以及信仰体系中对构成日本文化特征的时间以及空间概念的原型进行了探讨。原型未必都是历史的起源——那些很难准确地了解——而是在那之后的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一贯体现出来的时空间具体表象的理念型。

关于历史意识,这里所说的原型与丸山真男所说的“古层”比较接近。“古层”是在意识深处贯穿各个时代持续存在的——这种情况下的意识是集团的意识,它在不

同时代促进或者限制不同思想的发展并赋予它条件。^①但是,作为理念型的原型不是古层那样的实体概念,而是用于分析的概念工具。这种工具不仅可以用来分析历史意识,而且还能用来分析对时间的看法,以及对空间的整个态度。

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中,对原型的具体表象进行了阐述。我们无法对文化的所有领域进行探讨,只对艺术与文学的历史及其代表性作品进行了深入探讨。探讨时间以及空间在那里是如何被表现、被对待的。那虽然不是为了证明第一章的一般性意见,却可以强有力地支持它。另外,为了反过来分析、理解具体的文化现象,对第一章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如何有效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总而言之,第一、第二部分的第一章对世界观中的时空间、第二章则对其在艺术、文学中的表现进行了论述。最后的第三章结合一些具体事例论述了传统的时间以及空间观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过的和正在产生的影响。第一、第二章结合“近代”以前的历史,而第三章则引用从近代日本到现在的事例。在过去的艺术以及文学作品中典型体现出来的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即便现在也在日常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制约着个人以及集团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传统依然具有生命力。

第三部分对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不重视整体而重视部分的倾向是该部分的要点。可以认为强调时间中的“现在”也就是强调部分的自律性(自我完结性),而不是强调整体。因此,那与对空间中“此处”的重视以及为了将此处即有限的空间结构化,不关注整体形式,而关注部分性质的态度彼此呼应。不是

^① 《历史意识的“古层”》(1972),《丸善真男集》第十卷,岩波书店,1996年,34页。著者在该书中对《古事记》、《日本书纪》将“神代”(民族神话)直接融入“人代”(历史)的叙述方式给予关注,指出了作为贯穿在整体叙述中的“基底范畴”的“なる(成为)”、“つぎ(延续)”、“いきほひ(大勢)”。“基底”即是“古层”。

“从整体到部分”，而是“从部分到整体”，这种思考过程的方向性是“现在=此处”文化的基本特征。

要从整体上把握无始无终的历史时间是很困难的。在被明确的内外界限所包围的空间中，人们很少同时与内外空间发生关联。这样一来，不太关注整体的文化同时也产生了强烈关注部分的文化。不用说，那一点与在尚未受到大陆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洗礼的日本列岛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以及在那以后仍然在集团意识深处持续的世界观的此岸性紧密相关。

从大陆传来的佛教，特别是十三世纪以后禅宗的神秘主义为在日本文化中同时超越时间与空间提供了启示。大灯国师用一句话概括得非常精彩：“亿劫相别须臾不离，尽日相对刹那不对。”在理论上，正如《正法眼藏》详细论述的那样，“彻悟”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两分法（自他、主观与客观、单与多、有与无，或者常住与寂灭、生与死等），克服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是那种意识的一个侧面。

目 录

序言 / 1

生活在“现在=此处” / 1

概念的框架 / 3

本书的构成 / 6

第一部 时 间

第一章 时间的类型 / 1

犹太教的时间 / 1

古希腊的时间 / 4

古代中国的时间 / 6

佛教中的时间 / 8

《古事记》的时间 / 11

日本文化的三种时间 / 13

第二章 时间的各种表现 / 17

日语的特征 / 17

语句顺序 / 17

时 态 / 20

日语文学 / 24

物语的文体 / 24

抒情诗的形式 / 31

连歌的“现在=此处” / 35

俳句的时间 / 38

随笔的特点 / 43

艺术与时间 / 44

“音色”与“停顿”的音乐 / 44

身体表现 / 47

绘画中的时间 / 48

第三章 行为方式 / 53

从神佛习合到摆脱信仰 / 53

贯彻顺应大势和内在化 / 59

第二部 空 间

第一章 空间的种类 / 69

欧洲文明的空间 / 69

中国文明的空间和东亚世界 / 72

创世神话的空间认识 / 75

封闭的空间 / 78

村落的内与外 / 80

远方和村落 / 84

空间的三种特征 / 89

第二章 空间的各种表现 / 95

建筑空间 / 95

茶室的空间 / 95

崇尚水平线 / 98

非对称的美学 / 101

绘画的空间 / 107

开闭的空间与绘画 / 107

主观主义倾向 / 112

第三章 行为方式 / 115

开闭的对外关系 / 115

共同体的开闭和集体主义 / 119

第三部 “现在=此处”的文化

第一章 部分和整体 / 123

第二章 逃脱与超越 / 127

关于逃脱的愿望	/ 127
逃脱“现在”	/ 129
逃脱“此处”	/ 131
避难这种选择	/ 133
超越时空间	/ 136
后 记	/ 140
译者后记	/ 143

第一部 时 间

第一章 时间的类型

犹太教的时间

有始有终的时间被表现为两端封闭的有限直线(线段)那种历史性时间表象,那是犹太教、基督教世界的特征。时间在直线上从起点指向终点,带着强烈的方向性来流动。其方向不会改变,也不会逆转。在时间线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一次性的。《旧约圣经》既是开天辟地的神话,也是在讲述世界的终结。《出埃及记》所讲述的以色列史无非是从埃及出发,朝约定地点迁移的过程。因为可以从整体上对这种有始有终的时间进行考察、预测,所以“神向亚当、亚伯拉罕以及摩西显示整个过去和未来,以及时间的流逝和久远的时间”^①。

这种时间概念与希腊文化的时间概念显然不同。形成近代欧洲历史意识的是这种犹太教时间,而不是希腊时间。另外,正如在后文中将要论述的那样,那与日本时间几乎在所有方面形成鲜明对照,那作为论述日本文化中的时间参照系非常重要。

^① 《God shows Adam—but also Abraham and Moses—the entire past and future, the current and the final aeon.》Gersham Scholem, *The Messianic Idea in Judaism and Other Essays on Jewish Spirituality*, Schocken Book, New York, 1971, p. 5.